

洗杞然

重執導演筒頌中國人助外僑 出書傳承電影文化

「我已經離開江湖很久了。」這是洗杞然接受本報專訪時說的第一句話。

對於年輕一輩，洗杞然可能是一個陌生的名字，其實他大有來頭，早於1970年已首執導演筒，經典作有《三人世界》、《西楚霸王》等，亦曾任德寶電影執行董事，也是香港電影金像獎首屆創辦人之一，可是他曾離開電影界10多年，直至去年復出拍傳記電影《終極勝利》(The Last Race)，他指該片帶出了中國人光輝的一頁，值得表揚，不拍不行。而多次強調很喜歡電影的他，正計劃出版電影叢書，盼藉書本把電影文化流傳萬世。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敏娜



■洗杞然(右)與約瑟費恩斯(右二)早前出席《終》片發佈會。資料圖片



■約瑟費恩斯(右)演男主角李愛銳。網上圖片



■洗杞然邊看展覽圖片，邊說濰坊集中營當時的故事。 陳敏娜 攝



■《被遺忘的濰縣集中營》歷史圖書。 陳敏娜 攝



■洗杞然籌備了10年才拍新作《終極勝利》。 陳敏娜 攝

如果不計2002年為幫朋友而執導的福音電影《源來是愛》，洗杞然上一部作品已追溯到1994年鞏俐主演的《西楚霸王》，「那時國家未完全改革開放，有很多限制，加上1992年電影界迎來黑社會入侵，產生巨大變化，94年、95年電影界陷入低潮，我因此離開，轉做商場策劃。」

沉寂了10多年，何解突然重出江湖？「都不算突然，因為《終極勝利》用了10年籌備，記得03年、04年我負責北京奧運其中一個主場館的設計工作，其間朋友跟我說了關於1924年奧運400米賽跑金牌得主李愛銳(Eric Liddell)的故事，他是半個中國人，在天津出生，拿了奧運冠軍後選擇跟隨父親步伐，返回中國傳教，卻被日軍俘虜，最後病死在山東濰坊集中營。故事題材有趣，開始搜集資料後，更覺感人，除了李愛銳對中國的感情外，亦見到二戰時中國人如何無私地幫外國人在戰爭中生存，有尊嚴地活到今天，作為一名中國人，這是光輝的一頁，值得去表揚。」

批制度不健康

《終》片找來曾出演《寫我深情》、《戰神：海格力斯》的約瑟費恩斯(Joseph Fiennes)演男主角李愛銳，洗杞然大讚費恩斯有素質、有高度，「我揀演員不是看名氣，尤其今次拍戲時間短，要在短時間經歷這麼多變化，好幸運找到費恩斯出演。」

洗導拍攝《終》片期間，亦同時拍了《被遺忘的濰縣集中營》紀錄片，以及編著《被遺忘的濰縣集中營》歷史圖書，他指這是《終》片的特別之處。為何不直接拍一部《終極勝利》紀錄片，他坦言：「沒有市場，我回收不到錢。」很現實，卻是每個導演不得不面對的現實。《終》片投資金額高達9,000萬，還不包括後期宣傳，過億是走不了。「其實製作不用花很多錢，而是制度本身。在內地拍戲比在荷里活還貴，內地已變成一個物質化的地方，一位明星最少帶五六架車，開一日工已用上幾百人，這是很不健康的，需要正視這現象，不然電影遲早會變成恐龍，要絕跡。」

洗導也不贊成內地盛行的網絡包票現象，「沒

有資金去包票，就沒有生存空間，導致鼓吹要講明星、IP(Intellectual Property，即知識財產，延伸則意解品牌，這是不健康的。好像之前曾有公司說電影只需要IP，不用導演和內容，只要掛上如《鬼吹燈》、《小時代》等IP，加上有偶像明星坐鎮就能賣錢，可這把電影的本質倒轉了，以前是『Content is king』，內容為王，現在不是了。這令行業變得危險，幸有些人開始醒覺，電影仍是需要質素的。」

教書作育英才

洗杞然讀書時已喜歡電影，長大後做導演，從事電影相關行業外，甚至執起教鞭，在浸會大學電影及電視碩士課程擔任客席講師，一教十多年。「我喜歡教書，亦喜歡年輕人，我的理論是一年收30個學生，有一個學生成才，10年也有10個。我教書不是為錢，而是希望培養新人，所以對課程設計和學生質素都有一定要求，要求是必修課和放在課程第3年，待學生們清楚知道電影這行業是什麼。」

因洗導有管理經驗，他不是教學生如何創作，而是教傳媒管理，可是今年他決定不再任教，「現在學生的質素每況愈下，雖然學校稱不能控制學生的質素，但可以控制評分制度，而我都不喜歡是任何人都可以畢業，學校希望我體諒，但作為一名老師，要求有獎罰制度，連決定學生能否合格都不行，又如何令學生怕我、聽我話？而且大部分學生很hea，我找來吳思遠、侯孝賢、李安等業內頂尖朋友來講課，卻只有不足10個學生來聽，他們都是抱着培養人才的心來做講座，卻得不到回應。說真的，講書我沒得益，得益是學生，但他們卻這樣，我很對不起我的朋友，所以我不教了。」

推華人電影叢書

大學不願意配合，洗杞然亦無意開辦學校，指自己「沒有魄力」。他反而想出書，計劃與中國出版社、國際電影節、香港電影資料館和台北電影資料館傾談合作，「書是文化知識傳遞最寶貴的一樣東西，可是很困難，要出錢出力。我在1994年曾出過《電光幻影——電影研究文集》，是香港第一本寫有關電影的叢書，之後我一直想出書，但沒有時間，今年不用教書，正好把時間和資源放在出書上。」

洗導自問非讀文學出身，亦深知自己文筆不足，僅因喜

歡思考，甚至謂「生命中第二個最重要是書」，他指中國的電影書少之又少，他想推出華人電影叢書，暫時目標人物有侯孝賢、李安、楊德昌等。他亦透露原來與李小龍是好朋友，希望出書讓大家了解李小龍真正的生命和哲學。他直言：「我們出的書可能沒有人買，要抱着會賠錢或只賺微利的心態去做，但書，可以留傳後世，就算你今日不看，終有一日你會看，放在圖書館也會有人去借閱參考，只希望這些寶貴的資料不會失傳。」

下一站，大媽

近年本土意識電影抬頭，洗杞然卻表示對什麼是香港電影、大中華電影沒有概念，在他心中只有「電影」兩字，只看題材拍片。繼《終極勝利》後，他下一部作品是《大媽萬歲》，講美國富婆蘇珊為了一個承諾，回到中國尋找年輕時的閨蜜唐焉，其間認識了幾位中國大媽，並一齊參加廣場舞比賽。

洗導盼藉該片帶出人生並非只有錢，亦不應對自己過去的歷史感到羞恥，人生最重要是尊嚴，所以電影劇情會環繞尊嚴、承諾、情三個主題來發展。他計劃邀請金像影后梅麗史翠普(Meryl Streep)演蘇珊，更強調非她不可。「大家一向對《大媽》有貶義，希望扭轉大家的看法。電影會以音樂劇形式拍，預計明年上映，年底更會在紐約、倫敦、巴黎、悉尼及北京，集合5,000名大媽一齊跳舞。」他最後指這是一部鼓勵大家積極面對人生的電影，希望大家可得到正能量。

文：陳敏娜



■梅麗史翠普。 資料圖片

推廣現代音樂的 William Lane

凌藝廉(William Lane)是個熟悉的名字，曾於2013年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的藝術新秀獎(音樂)的他以在港推廣現代音樂為己任，一手創辦本地新音樂團體香港創樂團及現代學院，現任樂團的藝術總監，積極邀請各地音樂家來港授課的同時，亦不斷嘗試與劇團、畫廊等的跨界別合作。

來自澳洲塔斯曼尼亞的William從7歲開始學小提琴，11歲轉學中提琴。他師承澳洲的薛迪卡夫、意大利的招納蘭及法國的諾斯，並曾於德國現代室樂團國際學院及瑞士琉森音樂節學院學習。他曾在美國、英國、墨西哥、中國等地的大學任教，也常以獨奏家、樂團成員、室樂音樂家身份於澳洲、亞洲、歐洲、北美洲各地演出。

創樂團做新音樂

William在2004年於塔斯曼尼亞大學音樂系以一級榮譽畢業，先後在意大利、愛爾蘭、德國和印度居住、學習，體驗當地的音樂文化，他坦言自己對旅行、在不同的地方居住有着強烈的慾望。2008年他來到香港並選擇在此定居，在與這個城市親密接觸後，他發現與傳統古典音樂相比，現代音樂在香港的發展還在起步階段，對大眾來說，是未知和新鮮的，所以便有了香港創樂團的誕生，他說：「我見到本地的藝術生態，認為有創辦這樣一個機構的需要。創辦過程中，資金是最大的困難，這是個很難解決的問題，我想說，請給我們多一些資金和資源，我們可以做得更多更好。」

「現在有些人認為現代音樂是吵鬧而難以接近的，這是一個誤解。香港創樂團由一群音樂革新者組成，我們和各領域的頂級作曲家合作創作新作品，將現代

■William暢談對當代古典音樂的看法。



音樂與環境結合，做的絕不是古板而過時的音樂，而是想在突破傳統框架同時，也改變一般人對當代音樂的感觸。」他說。

除創辦樂團以推廣現代音樂外，William在前年帶領樂團籌辦了現代學院，每年都會邀請專業的樂手和作

曲家，教授包括作曲技巧、跨界別合作及當代古典音樂表演的短期課程及開辦音樂會。據介紹，今年的Module II短期課程「空間、軌跡、場境」包括一系列與環境空間對話的聲音創作課程工作坊及演出。來自荷蘭的導師Martijn Tellinga帶領學員探討如何把聲音藝術作品作更廣泛應用，貫穿行為藝術和裝置藝術，課程最後則由學員及香港創樂團樂手聯袂於牛棚藝術村演出。William表示：「我相信課程不僅能啟發作曲家及表演者，相信跨媒介藝術家亦能獲益良多，牛棚藝術村於香港有很重要的歷史及藝術意義，我十分期待來季現代學院學員與Martijn於此地擦出藝術火花。」

嘗試更多跨界演出

William在2013年與一班音樂家走到室外，以「Sounds Shocking」為主題在香港不同的公眾地方演奏，更將演出拍成短片放在網上分享。在他心中，街頭表演已成為香港本地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音樂表演隨時可在街頭出現，是一種展示，也是交流和活動。「當然，這也與這座城市沒有足夠高質素的室內表演場地有關係。」他補充道。

同年，他獲頒藝術新秀獎(音樂)，事業受到肯定，然生活並沒有因此而改變，他仍沉迷於各種音樂上的全新嘗試，並與其他藝術媒介跨界合作，包括在水中演奏、與本地藝術家楊嘉輝及德國媒體科技高手基斯析勒共同創作及演出多媒體作品《超人秀·馬騮戲》、在「M+進

■William(右)演出時非常投入。



行：充氣！」雕塑展中策劃以各類音樂配合不同的雕塑形態等。他認為，當各種不同的元素以正確的方式碰撞在一起，會對自己的音樂創作產生更多的刺激。

對William來說，香港是一個從不會缺少靈感的城市，文化景觀無時無刻不在變化中，「這裡有很多了不起的音樂界朋友，但在某些方面也保留了不必要的官僚主義。我希望香港創樂團能為豐富音樂多樣性作出貢獻，各界共同努力將香港打造成一個世界級的文化城市。」目前他以香港為事業發展的中心，將現代音樂的影響力輻射到世界各地，今年6月，他將聯同紐約愛樂樂團在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演出。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圖：受訪者提供

■William創辦香港創樂團，並出任藝術總監。

